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一个中国学者的**美国**解读

上篇

SHANG PIAN



楔 子

要从西部勾勒美国文化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美国文化不是从西部而是从东部开始的。美国的人文地理通常首先从东部展现其文化的历史。经由奠定美国历史的两次战争，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个全新的国家出现在与欧洲遥遥相望的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奠基性的领袖们，从华盛顿到杰佛

▼来到她跟前，总会激动一下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逊再到林肯，相继在美国的东部为美国写下了开拓性的历史篇章，留下了诸如《独立宣言》、《解放黑奴宣言》之类的历史文献。与此同时，一个个的城市先后在美国东

▲ 在纽约的第六个年头，站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后面草地前

部出现，并且伴随着诸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那样的著名学府以及诸多图书馆、博物馆、戏院、电影院等等的文化娱乐设施。其中，纽约的市立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林肯中心、百老汇戏院等等，后来更是成了世界性的文化象征。由此，从华盛顿DC，经由费城到纽约，再从纽约经由波士顿到芝加哥，构成了一道为美国所特有的文化风景线。这不仅

▼ 联合国大厦单面朝河





美国东部的骄傲，也是整个美国的骄傲。美国的东部，因此而成为美国文化的摇篮，就像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

▲ 中央公园
的象征物

相比之下，西部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它不是以众多的文化象征物，而是以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传奇闻名天下。比如西部的铁路修建，西部的淘金历险，乃至印第安人部落，或者旧金山的地震。在美国东部，一代又一代崛起的是构成美国思想文化主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群星灿烂。而在美国西部云集着的，则是一批又一批的好莱坞电影明星。好莱坞使美国西部着实生色不少。要不是好莱坞拍摄的大量的西部电影，也许美国西部在人们心中至今依然是不无神秘的一片空白。但也是因为好莱坞的缘故，一谈起美国西部，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乃是好莱坞西部电影里的种种惊险场面。尘土飞扬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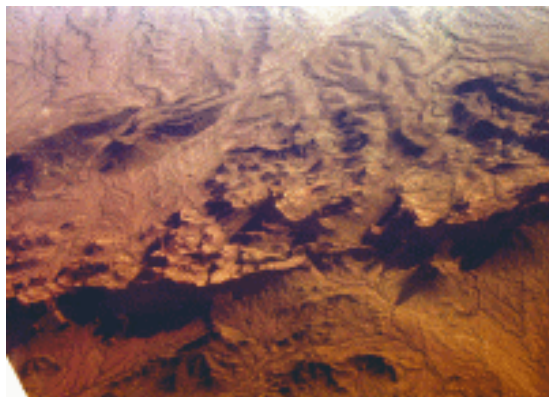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之中，冒出一辆马车，然后从马车侧面，冲出一伙强盗；最后从远处的地平线上，渐渐地浮现一个飞马而来的牛仔。及时赶到的牛仔英雄，打败了强盗，救下了马车上的全体乘客，其中少不了有个美丽的小姐，或者高贵的夫人。

与东部的庄严崇高相比较，西部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个不无搞笑的传奇之地。即便是淘金那样的冒险，也像卓别林电影《淘金记》里所描绘的那么滑稽。从东部西行度假，很少有人会抱着寻求文化意味的意图。人们去西部旅游可能会怀有些许好奇心，但主要带有的乃是休闲的心境；就像人们一提起去佛罗里达，马上想到的是躺在海滩上的懒散和惬意。

要不是那片暗红色的地貌，我对西部的想象不会超出好莱坞电影所提供的范围。从纽约飞往洛杉矶中途转乘的飞机从凤凰城起飞不久，机翼下突然出现了一片浩瀚无际的沙漠。那片沙漠不是像人们通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流线型的阿拉伯沙漠，而是火焰状的；其色泽也不是金黄的，而是暗红色的，有点像纳博科夫小说书名《微暗的火》所暗示的那种意蕴。

暗红色的沙漠虽然像漫无边际地燃烧着的火焰，却被上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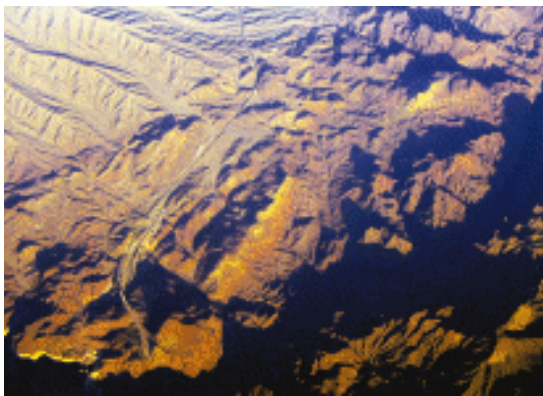


▲暗红色的沙漠如同火般燃烧

定格在了某个瞬间，带着一派死寂的苍茫。看着这样的景观，一时间仿佛置身火星，或者恍惚中不知自己究竟在掉向哪一个陌生的星球。这情形有点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一、第二乐章，东张西望的旋律，正在不停地寻找着什么，

寻找着某个重心，那个重心显然也是陌生的，就像眼下的这片荒漠一样。

这死寂的荒漠让人陡然而生一种失重感。也许是凝固了的燃烧过于沉重，致使面对这片荒漠的任何生命都不由自主地显得轻盈，仿佛飘在半空中的浮尘。



▲被上苍定格在某个瞬间的死寂

真没想到，美国西部有这样的地貌。或者说，美国西部的地貌原来是这样的。这跟好莱坞西部电影里的画面根本不是一回事。西部电影里的自然背景，几乎都是为西部牛仔所设定的：荒蛮，广袤，一如牛仔们狂野的性格。但此刻在机翼下出现的，却是一种定格了的激情，一种那样的激情不知为何被突然凝固的神秘和恢宏。这是一种陌生的真实。在这样的真实面前，当下的人生反而显得不真实了。有人说生命中会出现不可承受之轻，其实生命真正难以承受的是真实。生命的轻重，在于真实与否。当生命处于不真实的状态时，自然就显得十分轻盈，不管能不能承受；唯有在生命变得真实的时候，才会找到重心，才会出现生命的重量。比如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那段晨曦般的咏叹，回荡在几乎要被高楼大厦窒息了的都市街头，无疑是真实的，如同清新的空气一样。但面对眼前这派地貌，再清丽的咏叹都会如同一缕轻烟，在空气中迅速消散。

真实有时确实是陌生的。当9·11袭击出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以相信这样的袭击是真实的。不少人以为这是一个意外。眼睁睁地看着两座地标性的大楼如同燃烧尽了的烟灰一



样倒塌，人们才信以为真。直到从几近遗忘的记忆里找出了当年的珍珠港袭击，美国人才把当下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连接到一起。一直喜欢搞笑的美国人，在那个陌生的真实面前，终于变得严肃起来。所有的脱口秀节目一律停播，任何笑话都变得不合时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才重新回到以脱口秀为标记的生活里。

曾经想为美国作一个长长的祈祷：徒步行走整个美国。本来以为那是另一种陌生的真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真实。但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行走是真实的。除非这样的行走真的发生，在没有任何支持的前提下。

在最后出发的时候，我放弃了，从不知道的真实里转身走入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真实里，那个真实由一部部的历史小说所构成。

在纽约住到第六个年头，方才明白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时像所学校，有时像座寺庙，有时又像个山洞。小时候听人拿腔拿调地说，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觉得非常潇洒。及至真的借纽约这个城市栖身，才发现生活的严峻。先圣们的修行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在我却不知怎么的变成了，洞中堪堪六载，世上不过数日。

看着这片微暗的沙漠，突然明白，我所不知道的真实，原来是基督那样的受难。在如此一片无边的荒漠里行走，其真实性是与基督受难的故事一样的：无论是基督遭受鞭笞的时刻，或是基督背负十字架的时刻，还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当然，最为真实的，是基督最后的那声祈祷：原谅他们吧，他们是无知的。

在荒漠里的行走，不仅是基督式的真实，也是佛陀的真实。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前，可能就在这样的荒漠里行

走过很久很久。老子当年骑着青牛出关之后，可能也是来到这样的荒漠里，与世隔绝。这样的荒漠所意味着的真实，是毫无世俗气息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是全然的神圣、纯粹的神圣。在这样的真实面前，纽约就算是全世界最为真实的城市，也会多多少少地变得不真实起来。

美国西部原来深藏着这样的真实性。一直以为美国的文化集中在东部，此刻才意识到，西部所深藏着的文化意蕴并不比东部浅显。假如联想一下美国的象征，鹰，西部地貌的文化意味尤为深长。

在空中无拘无束地恣意飞翔着的鹰，是最为自由的，也是最为真实的。自由是真实的属性。自由一旦消失，真实就变得可疑。就此而言，东部的城市文明远不如西部的荒漠和天空那么真实。鹰的真实性通常在于与沙漠对应的天空，而不在于城市的上空。很难想像城市里有鹰飞翔。城市里飞翔着的是鸽子，在沙漠上空飞翔着的才是鹰。

基督是鹰，佛陀是鹰，老子也是鹰。不管城市文明达到什么程度，鹰的高度是永恒的。鹰的自由意味及其真实性，是人类文化经久不变的标高。

毋庸置疑，当年杰佛逊们和詹姆士们是在东部着手创建了美国、奠定了美国的基本精神。但今日对美国内在的人文精神的寻找，我却宁可定位于西部，定位于西部的沙漠，定位于沙漠上空的鹰。

飞机开始沿着落基山脉下降时，迎面扑来的是刀削般的群山。那样的冷峻，有如瓦格纳的音乐。阳光照在山峦上，如同钢铁一般的意志闪闪发光。瓦格纳的音乐总是在追求某种神圣，尽管其追寻的上帝似乎是钢铁铸成的，而不像刻在美国西部总统山上的那几位美国总统，他们虽然目光如同岩石一般刚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 迎面扑来
刀削般的群山



▼ 如同瓦格
纳的音乐一
样冷峻



毅，但脸上的神情依然带有人间的烟火气和深深的人情味。

飞机越是往下降去，人间的气息越是浓郁。洛杉矶及其整个加州，是在沙漠里建成的一片长长的绿洲。这片绿洲西面临海，与太平洋对岸的亚洲遥遥相望。这片绿洲东面依山，与山那边的神秘荒漠隔山而处。神圣的圣地与世俗的人间，本来是由沙漠紧紧相连的，由于绿洲的出现，世俗的人间才有了另外一种真实。即便没有神圣的意蕴，人们照样也能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在沙漠里建成的加州，无疑是西部人的骄傲。但西部人更应该骄傲的也许是，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意识到的饶有意味的西部自然景观。

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美国当然是从东部开始形成的；但要说文化精神，美国的秘密却可能还深藏在西部的各种地貌里。文明是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历史，而文化却是人类借以通向上帝、通向天国的一种努力。所谓的精神，归根结底是根植于自然的，或者说是与天地同在的。在美国东部，走进教堂可能是最常见的与上帝同在的方式；但在美国西部，置身于神秘的自然，就已经意味着与神明在一起，意味着沐浴在上帝的光照里。

飞机降落的时候，洛杉矶的昂太雷机场撒满了金色的夕照。虽然时近暮色黄昏，天空依然很蓝。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与亚洲遥遥相对的加州西海岸

假设当年的哥伦布不是从东岸、而是从西岸登陆，那么美国的历史就会不一样。假设当年有个来自亚洲的什么人，比如中国那个叫郑和的太监，也像哥伦布那样从西岸登陆，不知会给这块新大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是哥伦布向欧洲人打开了一片新大陆；历史是来自亚洲的早年中国移民像奴隶一样弯腰曲背地加入了西部铁路的修建；历史是同样来自亚洲的日本飞机悍然轰炸了珍珠港。这两幅象征性的历史图景，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美国人心目中刻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当美国人看到面前站着的那个亚裔人是中国人时，他的微笑虽然很友善，但那是老板对雇员的微笑。当美国人看到眼前站着的是个日本人的时候，他可能也同样地微笑，但那样的微笑里既带有一种对失败者的宽宥，又含有一种对曾经面对过的强横对手的某种敬意。按照美国人的的人文传统，在朋友和对手之间，他们更加看重对手。

历史是偶然的，或者说构成历史的细节通常是偶然出现的，但命运却是必然的。航海在中国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一种革命性的职业，或者说，中国人只对山川河流有感觉，对大海的感觉却相当迟钝。早年那些漂洋过海的中国人，都不过

谋生而已，没有丝毫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探险意味。相比之下，日本人作为一种岛国居民，对大海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但即便如此，他们驶向美国的庞大舰队也并不是出自他们的首创，而是向欧洲人学习了将近一百年左右的结果。航海在欧洲的历史上，具有浓厚的文明意味。或者说，航海在欧洲的文明史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一页。后来所谓的全球化，最早应该追溯到欧洲人的航海年代。

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之后，欧洲像一头狮子那样醒了过来。被文艺复兴重新塑造过后，欧洲在开始腾飞的同时，通过航海向全球输出文明。今天的欧洲人可能不太愿意回忆他们当年在海上的那段历史，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很难面对他们的祖先征服印第安人的故事。唯有哥伦布那样的航海业绩，是既可以让欧洲人也可以让美国人永远津津乐道的；既是探险，又是开拓，没有殖民时代通常具有的那种血腥屠杀，也没有那种年代在所难免的疯狂掠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便哥伦布当年抵达的确实是印度而不是新大陆，印度也不会变成后来的美国。哥伦布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新大陆，其情形一如后来的东西方国家，以误读的方式互相理解。

当年的哥伦布事实上也不可能绕到太平洋那一边从西岸发现新大陆，因为在哥伦布和新大陆之间相隔着的，是大西洋。因此，欧洲文明命中注定从东部而不是从西部嫁接到新大陆。历史确实不能假设。

高山使人相隔，大海使人接近。高山导致中国人选择了封闭式文明，同时造成中国人的自闭心理；与此相反，欧洲人却经由大海，显示了他们的开放性格。美国人的开放更是后来居上，因为美国虽然有一道长长的落基山脉，但并不像中国的地理环境那样对整个国家构成一个屏障，而是经由东西两条长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长的海岸线同时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开放，向整个世界开放。开放乃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基本特征，一如美国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个移民国家。哪一天美国终止了移民，将意味着这个国家濒临寿终正寝。

我的西部旅行是从洛杉矶开始的，如同幽灵一样飘飘忽忽。没有去硅谷，虽然有人如此建议。硅谷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打工。在当今美国的电脑行业里，亚裔占了不小的比例。首先是印度人，然后是中国人。比起当年那些修铁路的衣衫褴褛的华工，如今选择电脑行业落脚谋生的中国留学生们自然要光鲜多了，怎么说也算是跻身进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只是就谋生的实质而言，看不出在西部的硅谷乃至在东部的华尔街打工跟当年老华侨的修铁路有多大区别。洛杉矶新兴的中国城，比起破旧的唐人街确实是神气了不少，但假模假式的建筑却依然像满大人的辫子一样古里古怪。那里的中国餐馆也不改旧习，与美味的菜肴相伴随的总是那种俗不可耐的装潢。车在公路上奔驰的时候，有朋友指着远处山上的豪宅说，那是由一些源源不断地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人物新盖起来的。那些人买房的气派不仅中国老百姓望洋兴叹，就连美国人都望尘莫及。据说，那些豪宅都是一次性现款付清的，连分期付款都省却了。对于如此慷慨地投资洛杉矶以及加州的房地产业，美国当然非常欢迎，只是欢迎得默默无声。

洛杉矶是个与纽约全然不同的城市。纽约的建筑有一种永恒的真实意味，尤其是用石块砌成的大厦，如同金字塔一般结实和永恒。但洛杉矶的建筑却有一种临时感，仿佛随时随地可以拆了就走。尤其是好莱坞星光大道一带及其环球影城里的建筑，虚幻得让人弄不清自己是行走在大街上，还是徘徊在电影里。好莱坞电影总是力求真实，但银幕外的好莱坞却相当恍



惚。在影星们居住的贝弗利山庄转悠的时候，感觉像是在一座美丽的墓地里游荡，其间埋藏着许多风靡一时的故事。不知为何，贝弗利山庄即便在阳光下也显得阴气逼人，仿佛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个鬼魂突然窜出来似的。也许是好莱坞电影在银幕上太过光彩夺目，致使银幕后面的一切都显得很不真实，如同不小心走进了一个洗印胶片的巨大暗房。

▲ 华尔街仿佛从水底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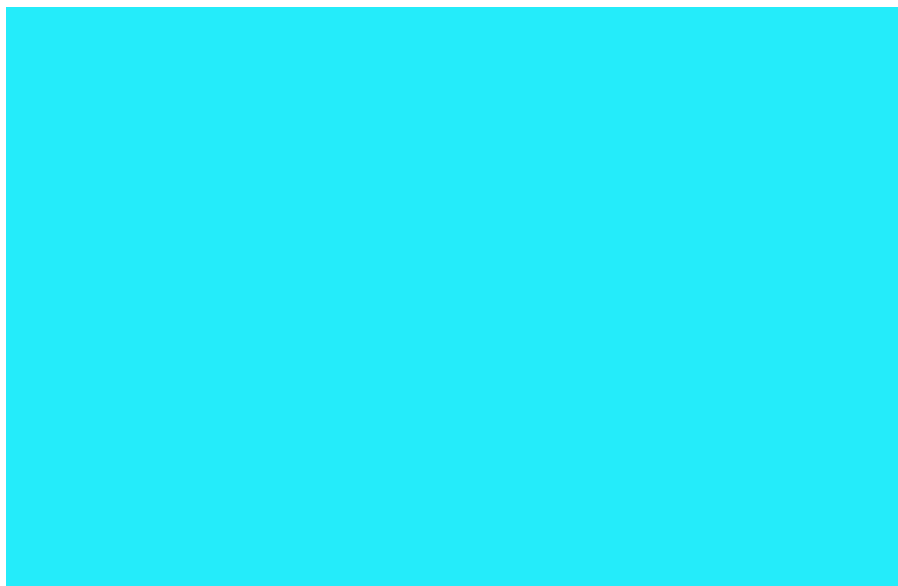
然而，好莱坞毋庸置疑是美国文明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标志之一。好莱坞电影如同麦当劳和MALL即美式超市一样，风行全世界。在欧洲发明的电影，到了好莱坞才变成一个奇迹，其奇妙一如来自英国、在贫苦中长大的卓别林，在好莱坞摇身一变成了电影王子。在那个魔术般的年代里，美国的文学青年们纷纷云集巴黎，在法国文学氛围的陶冶下成为菲茨杰拉德、海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 贝弗利山庄阳光下也阴气逼人



▲ 比弗利山庄看上去很不真实

明威甚至福克纳。与此相反，欧洲的红男绿女却是来到美国西部的好莱坞，以期变成王子，或者变成天鹅。好莱坞的成功也许会让法国人不无嫉妒，法国人当年开创电影的时候，好莱坞还是片沙漠和荒山。然而，尽管好莱坞的崛起与一阵阵清风似地从欧洲吹过来的男女明星云集有关，但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却是美国西部的地气。

在好莱坞的电影史上，并不都是成功的例子。早期的许多大片，诸如《公民凯恩》、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虽然名噪一时，但并没有成为好莱坞经久不衰的经典。在银幕上无论是渲染实业家的传奇，还是展示国家的历史，都不能使观众为之倾心。银幕上的史诗，与文学中的史诗一样，重要的不在于史，而在于诗。这是《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准确的翻译似乎是《随风而逝》）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此片诗意十足，尤其是费雯丽塑造的思佳丽形象，成为美国少女形象的经典造型。对于观众来说，爱情显然比历史更加有魅力。假设《卡萨布兰卡》中没有爱情纠葛、尤其是没有英格丽·褒曼的迷人神情，哪有倾倒全世界观众的可能？

当然，在战争中写出诗意的爱情和爱情的诗意，虽然远比展示实业家的一生或者一个国家的诞生要成功，但这毕竟是来自欧洲的文学传统，就连费雯丽和英格丽·褒曼这两个最亮丽的女明星，都来自欧洲。好莱坞电影最终有别于欧洲电影的标志，乃是西部牛仔电影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莱坞是因为西部电影的出现，而最终定型，在银幕上确立了其美国特色。

相对于法国人那种《卡门》式的浪漫，好莱坞推出的是充满西部气息的《太阳浴血记》，同样的销魂，却另有一工。虽然爱情仍然占有相当的比重，虽然女演员及其银幕形象依然不



The Desert under My Feet, The Eagle in the Sky

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



▲ 影幕后面的
梦幻工厂

可或缺，但这些都成了点缀；好莱坞西部片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翻来复去地不断塑造和不断渲染的西部牛仔及其硬汉气质。主演《关山飞渡》等经典西部片的约翰·韦恩，由此不仅成为象征性的好莱坞形象，甚至成为一个经典意义上的美国人形象。虽然像贾利·古柏主演的《正午》那样具有人性深度甚至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西部片乃属凤毛麟角，但西部片中所塑造的硬汉形象，最终将美国人和欧洲人区分开来。与此同时，西部片又在银幕上向观众展示出了美国西部所独具的地貌和天空，以其雄浑的自然景观，标画出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缘由。那样的景观虽然只是背景，却无言地解释了牛仔形象及其硬汉性格的由来。在沙漠里生长的是仙人掌那样的植物，在西